

“伊甸乐园”：《只争朝夕》中的道德冲突

刘兮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伊甸乐园”象征着快乐之地、乐土，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人而言，美国就是他们的乐园。《只争朝夕》中的艾德勒医生是上帝的化身，而威尔赫姆则代表亚当，威尔赫姆同亚当一样因忤逆父亲/上帝而被赶出了伊甸乐园。艾德勒医生是个人主义道德的化身，他时时刻刻维护着个人利益——金钱，不愿意对威尔赫姆伸出援助之手。道德冲突的结果是个人利益战胜了亲情。尽管威尔赫姆认为自己要比崇拜金钱的父亲在道德上更为高尚，可事实是同化于美国社会的艾德勒医生继续享受在乐园中的幸福生活，而具有传统犹太伦理道德观的威尔赫姆则被驱逐出去。小说由此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

关键词：索尔·贝娄；“伊甸乐园”；《只争朝夕》；艾德勒医生；威尔赫姆；道德冲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3-0101-05

《只争朝夕》(1956年)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代表作。对于这部作品，国内外研究者们已从心理学、文本翻译、文化身份、文化母题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该作中主要人物的伦理困惑以及道德取向。“伊甸乐园”象征着快乐之地、乐土，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人而言，美国也意味着乐土。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实现自我价值，让个人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小说中艾德勒医生是上帝(God)的化身，而威尔赫姆则代表亚当^[1]。《希伯来圣经》中亚当因违背了上帝命令偷吃禁果而被赶出了伊甸乐园，小说中威尔赫姆忤逆父亲，总是上当受骗，令艾德勒医生怒不可遏，被他从身边赶走。威尔赫姆实际上是被具有个人主义道德观的父亲所抛弃。

一、父与子：上帝与亚当

在《只争朝夕》中，“完美的”艾德勒医生“为众人所崇拜”。威尔赫姆与父亲一起吃饭聊天时，总共提到了4次上帝：“上帝知道！”(God knows!)、“上帝知道为什么”(Lord knows why)、“上帝”(God)、“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God alone can tell why)^[2]。成功的、有名

誉、有地位的艾德勒医生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有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其姓氏艾德勒(Adler)在德语中意为“老鹰”^[3]。艾德勒医生是个“yekke”，这个德语词专门用来指称德国犹太人，德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不同，他们很愿意被德国主流文化所同化。艾德勒医生身上具有德国犹太人特有的性格特征：“严厉、恪守陈规、冷漠、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一丝不苟、锱铢必较、精明能干、节俭成性等等。”^{[4](66)}美国移民史上，在宗教上大多属于改革派的德国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很快适应了环境，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德国犹太人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美国化了。”^[5]“他们不仅在思想和宗教上享有自由，而且在这个不歧视他们、不迫害他们并且为他们提供无限可能性的大国里还拥有行动和建立联系的自由。”^[6]对艾德勒医生来说，美国就是他的伊甸乐园，他在这里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

在艾德勒医生身上体现出了极为鲜明的美国个人主义道德观，而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美国身份认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对美国人而言，放弃个人主义，就等于放弃他的身份认同。个人主义价值观包括自主动机、自力更生、自主抉择、尊重隐私、自由平等、尊重他人等内涵。^{[7](99-100)}“在道德上，它主张重视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需要，同时要求个人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8]而“任何人都不应

收稿日期：2010-01-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犹太伦理与叙事艺术：索尔·贝娄小说研究”(08JC752008)

作者简介：刘兮颖(1976-)，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被当作另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工具。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最符合其利益的是,让他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并付诸行动”^{[9](42)}。因为个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一切的价值、权利和义务都源自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行动和利益。这就是19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的道德观。

艾德勒医生对此的接受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一个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为了尽快融入主流社会中去,同时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美国化是一条必经之路。正如著名美国犹太史专家马库斯所指出的那样,“犹太传统通常要给无所不包的美国文化让路。一个人美国化的程度越高,他的犹太文化程度就越低。”^[10]所谓美国化,指的不仅是来自各个国度的移民学习美国文化,掌握美国的语言、风俗和制度,更重要的是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如“艰苦工作、公平竞争,提倡个人首创精神、进取心和财富上获得成功”等等^[11]。而“美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许多犹太人丧失民族认同感的过程,也意味着犹太人必须放弃原有的犹太伦理价值观,接受美国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当然也包括个人主义道德观。这种个人主义道德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确充分发挥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个人的进取心,大大推动了美国社会生活。但是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枯竭。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12]

正因为艾德勒医生信奉个人主义道德观,所以他才会对儿子威尔赫姆受难的处境漠然待之。当威尔赫姆因遇到事业和婚姻危机精神濒于崩溃时,艾德勒医生不仅不予以他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反而建议他试一试清水疗法。威尔赫姆觉得这一忠告同父亲的资助和怜悯一样遥远。当威尔赫姆苦恼万分地对父亲讲述他的婚姻问题时,艾德勒医生建议他请个精明的律师,仿佛只要他表明他压根就不喜欢玛格丽特和不赞同这门婚事他要做的事情就完了。当威尔赫姆表示父亲很有成就,而自己一无所成时,艾德勒医生说:“你说得很对。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我既不放纵,也不懒惰。……我们当时的确是一无所所有,你懂吗?我从来不自白放过一个可能的机会。”^{[13](62)}这番话有两层涵义:第一,艾德勒医生的话表现了美国人同时包括他自己所认同的主要价值观,“相信行动和刻苦工作能带来个人所需求的一切。对具有坚强意志、坚定的信心并不懈努力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目标是可望而

不可及的。相反,失败意味着个人努力不够,是懈怠的结果,或是无用的表现。”^{[7](93)}显然,在艾德勒医生眼中,儿子威尔赫姆就是一个因自我放纵和懒惰而导致失败的人,他的遭遇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努力造成的。第二,艾德勒医生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因为他是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声名、财富以及世人的敬重。他不记得妻子是在哪一年去世的,却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实习医生的日子。威尔赫姆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因为艾德勒医生只知道办公、出诊或讲课,他要儿子自己照顾自己,对他极少关心。由此可见,艾德勒医生把工作看得比家庭、亲情还要重要。正如萨姆瓦所指出的那样:“工作对美国人来说,蕴含着道德上和感情上的极大魅力。”^{[7](90)}正是出于个人主义道德观,使得艾德勒医生说出这样的话:“这只是你个人的事情。”^{[13](62)}他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责任更没有义务去帮助儿子摆脱困境。

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艾德勒医生每次提到他的子女,无不夸夸其谈。为了在人们心目中维持一副体面的样子,他居然对别人说:“我儿子是商店经理。他没有耐性修完他的学业。可他也干得不坏呢。不管怎么样,他的收入在五位数字之上。”^{[13](23)}威尔赫姆听到差点笑出声来,他觉得父亲是个“吹牛皮的伪君子”,明明知道自己的经理一职早就不复存在,他已失业了这么久,还在撒谎。其实艾德勒医生的“吹牛”反映出他在面对儿子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曾经而且仍然希望像以往那样以儿子为荣;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虚荣心,他只愿意接受一个像自己一样成功而不是失败的儿子。在美国,“个人的成就或成功通常是根据具体的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衡量的。”^{[7](89)}所以他要向别人炫耀威尔赫姆能赚钱。

同化于美国社会的艾德勒医生改变的不仅仅是道德观,甚至连身后事他也打算入乡随俗。当威尔赫姆提出要将母亲和祖母坟墓间断掉的石凳修整一番时,他漠然相对,说自己准备死后火葬焚化。众所周知,“犹太人将人体视为盛装灵魂的神圣容器,对它保持最高度的尊重,所以传统犹太信仰要求土葬,并禁止采用陵寝或火葬。尊重身体意味着,让死者的身体照着上帝创造它的方式回到他那边(《创世记》2:7;《约伯记》10:9)。封在陵寝里并不是让肉身回到尘土中,而火葬则是在做摧毁肉身这件人类无权去行的事。今天,因着纳粹党当年用焚化炉烧毁大量犹太人尸身的殷鉴,采用火葬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似乎变得更加不宜。”^{[14]331}艾德勒医生的所作所为已表明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尽管艾德勒医生与威尔赫姆都属于世俗化了的犹太人,但艾德勒医生世俗化得非常彻

底，他已完全被美国社会所同化，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出明显的犹太特性。

美国对艾德勒医生而言形同“伊甸乐园”，然而对威尔赫姆来说却如同炼狱。与成功的父亲相比，无论是作为儿子、丈夫、父亲，还是演员、推销员，威尔赫姆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威尔赫姆善良怯懦、优柔寡断且反复无常的性格特征造成了他的不幸。事实上，“人的许多挫折和失败都源于人未能明智地处理好生活事宜，源于人疏于思考行为的最终的或最直接的目标和方向。”^[15]威尔赫姆人生中每一次错误的抉择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的性格铸成了他的悲剧命运。

与艾德勒医生相比，“父子关系中汤米·威尔赫姆的犹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4](62)}作为出身于被美国社会同化了的犹太家庭的后代，威尔赫姆身上体现出的犹太道德观是复杂的。有学者指出当“世俗的犹太人逐渐变老时，或者在寻求自己的根源时，越来越爱研究犹太教。许多人发现他们自己已回归犹太人的观念和信仰，即使他们未曾回到自己祖先的犹太教活动中。”^[16]威尔赫姆正是这些世俗犹太人中的一员。

应该指出的是，威尔赫姆对于传统的犹太伦理观并未全部接受。例如，对于犹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家庭，他却想要逃离。小说中提到威尔赫姆的两次叛离。第一次是年轻的威尔赫姆离开了父母的庇护，逃离了自己的犹太家庭，渴望能作为一个美国人，以美国身份来实现自我价值。但他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做会给深爱自己的家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伤害了父母的感情。在威尔赫姆背离了家庭，经历了婚姻和事业的双重失败重新归来后，与父亲同住在格老瑞安纳旅馆中并且意识到改名换姓是个错误时，他仍然在使用更改后的姓名“汤米·威尔赫姆”。威尔赫姆这样做其实是在提醒艾德勒医生，作为儿子他曾经忤逆且背离了他。这是一个“抛弃的循环：儿子抛弃了父亲，反过来，父亲抛弃儿子。”^{[4](48)}在艾德勒医生内心深处应该一直没有忘记儿子对他的背离。既然如此，那么艾德勒医生也就没有任何义务帮助处于危难之中的威尔赫姆。他一直对儿子可怜的处境冷眼旁观。威尔赫姆的第二次叛离是在成年后，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子玛格丽特和两个孩子，还想方设法地要与妻子离婚，然后娶信奉天主教的女友奥莉夫为妻。犹太民族对婚姻关系十分重视，他们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所有的婚姻都是神的旨意。人们应尽全力保持婚姻的完整。小说中威尔赫姆并没有说明他非得离婚的理由。玛格丽特被刻画成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吹毛求疵、傲慢无礼的妻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是通过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即威尔赫姆的眼光来看待她的，对于玛格

丽特的真实想法我们一无所知。威尔赫姆对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背离了犹太传统伦理观。

然而在面对父亲时，威尔赫姆希望他如同传统的希伯来父权制(Hebrew patriarch)社会中的父亲一样，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上给予他祝福，就像《希伯来圣经》中的亚伯拉罕给予雅各祝福。小说中的这段描写反映了威尔赫姆的心声。“如果他一贫如洗，我则会照料他，让他看看我的一片孝敬之心。他会发现我内心里对他蕴藏着多么深厚的爱和尊敬，自然会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到那时，他一定会双手抚摸着我的头顶，为我祈祷。”^{[13](70)}众所周知，“父子关系是犹太教的根基，因为犹太人的生存仰赖于这种关联。”^{[4](63)}作为一家之主，父亲可以下命令和谴责。作为上帝化身的艾德勒医生要求儿子的绝对服从，威尔赫姆的忤逆就是对他的背叛，因此被抛弃。正像弗洛姆曾指出的那样，“父爱是有条件的爱。这种爱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实现了我的愿望，因为你尽了职责，因为你像我。’”“父爱的本质在于：服从成为主要的美德，不服从乃是主要的罪孽——以收回父爱作为惩罚。”^[17]可以认为艾德勒医生从威尔赫姆早年放弃学业对他的忤逆开始就放弃了他，同时放弃的还有对儿子的爱。可威尔赫姆一直以为“我是他的儿子……他是我的老子。不管年岁多少，父子之义是永恒不变的。”^{[13](55)}但这显然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他们的父子亲情早已隔膜，亲伦关系也在威尔赫姆产生身份危机时彻底崩溃。

二、道德冲突的核心：个人利益与亲情的较量

艾德勒医生与威尔赫姆父子之间的道德冲突主要表现在个人利益与亲情的较量上。艾德勒医生是个人主义道德的化身，他时时刻刻维护着个人利益——金钱，不愿意对渴望亲情和帮助的威尔赫姆伸出援助之手。事实上，艾德勒医生只是威尔赫姆生物意义上的父亲，威尔赫姆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孤儿”，“缺乏在社会中稳定的根基。”^[18]

早已将个人主义道德内化于自身的艾德勒医生已走向了彻底的利己主义，他将个人利益至于一切之上的，甚至包括亲情在内。这是产生道德冲突的重要原因。他不仅以极为冷漠的态度拒绝了威尔赫姆的请求，而且也根本不相信威尔赫姆对他的爱。他认为子女来找他都是为了向他要钱，他是绝对不会给的，所以他断然拒绝了威尔赫姆，他说：“我不能给你钱。这种事一开头，就没完没了。你同你姐姐就会把我名下的最

后一块美元拿走。我还活着，还没有闭上自己的两只眼睛。我仍然住在这儿，我的一生还没有结束。我跟你或其他任何人都一样，仍然活在世界上，我不愿意再做什么人的牛马。滚吧！而且，我想以同样的话劝告你，威尔基。不要做任何人的牛马。”^{[13](67-68)}可以看到，艾德勒医生对待自己的儿子是非常冷酷的，在他看来，“生活是理性的进程，而感情是附属物”^{[4](70)}，根本就不重要。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典型的犹太父亲，他希望儿子能够复制他的人生道路，所以他才会建议他同自己一样“不要做任何人的牛马”。

当威尔赫姆遭遇经济困境渴求父亲给予物质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时，艾德勒医生却表现得非常冷酷。父亲的态度深深伤害了威尔赫姆。他如鲠在喉，眼里噙着泪花，说道：“我本以为，你会自始至终地帮助我解决困难和同情我等等。我满怀希望，并开始感激你的恩德。……但是，你不同情我。你想把一切罪责都归到我一边。你这样做也许是很明智的。……你考虑的似乎只是你的终年。……我是你的儿子。……在你了解了我的困难以后，到底作何打算呢，爸爸？只是为了把全部责任推卸到我身上——而你对我就不必尽半点义务了吗，是不是？”“当我遭受苦难的时候——你竟然无动于衷。你对我毫无慈爱之心，而且你一点都不想帮助我。”^{[13](65-66)}威尔赫姆已经看出父亲对他毫无怜悯之情，这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是，“要放弃对父亲的希望是困难的，这就是希望父亲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或者作为保护的精灵能够时刻存在着。当父亲的力量减少时，孩子们就有被背叛、被抛弃和孤独的感觉。”^[19]尽管早已成年，威尔赫姆对父爱的渴望丝毫没有减少。有研究者指出，威尔赫姆将金钱等同于父爱，如果父亲愿意予以他金钱援助，就能证明他爱自己。这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然而艾德勒医生不认同这样的等式：金钱=帮助=爱。^{[4](69-7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与金钱相比，威尔赫姆更渴望的是父亲对自己发自内心的关爱，而不是冷漠的对待。然而艾德勒医生却吝于给予。作为父亲，他有自己的理由和看法。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有权安度晚年，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承担在他看来不属于他的责任，更何况威尔赫姆早就成年，他应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不该将生活的重担转嫁到自己身上。“犹太信仰与其他宗教传统相异之处在于，它没有‘为别人的罪代死’的信条，也没有为他人行为负责的概念。犹太信仰相信，没人能够替另外一人承担或接受错误与过犯。”^{[14](159)}所以，他建议儿子“考虑谋生之道，担负起养妻育子的职责”。^{[13](49)}艾德勒医生的话的确有道理，但是当威尔赫姆陷入精神困境之时，一个父亲所能给予的不仅仅是建议

和意见，更重要的是关心和帮助，哪怕只是几句安慰的话也好，而不是看似有理实则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当威尔赫姆看到艾德勒医生显然将金钱看得比亲情更为重要时，他猝然号叫起来：“不错，你恨我。假如我有钱，你就不会这样了。上帝作证，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是金钱把我们弄得父不父和子不子了。假如我是你的一个有出息的孩子，那么你将是慈父，而我也便是孝子了——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在这旅馆大楼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把我吹捧一番，夸耀一番。但是，我不是你理想中的儿子。我太老了，我太老了，而且十分不幸。”^{[13](67)}威尔赫姆向父亲指出是“金钱把我们弄得父不父子不子”，如果他有钱，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在这里，金钱是衡量一个人内在与外在价值的一切标准。最后，威尔赫姆在因拖欠旅馆房租即将被赶出去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最后一次向父亲求助，艾德勒医生却冷酷而坚定地表示他宁肯看着儿子死掉也不愿意帮助他。他的表态彻底地伤了威尔赫姆的心，他意识到金钱在父亲心目中的份量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父子关系完全崩溃了。

作为第二代犹太移民，艾德勒医生对待金钱的态度既有出自个人主义道德的驱使，同时也有其身作为犹太人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由于出身贫寒艰苦的生活环境，艾德勒医生对金钱极度依赖和信赖。他曾表示自己小时候曾捱苦受饿，后来是靠着自我奋斗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显然艾德勒医生认为金钱是他获得生存保障和自我发展的动力，令他获得舒适的生活和社会地位。除了艾德勒医生本身的生活经历外，传统犹太文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几千年的流散过程中，金钱对犹太人而言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首先，犹太人一直以来都靠金钱提供生存保障。在犹太人屡遭驱逐、杀戮之时，金钱是他们踏上征途时最容易携带的东西。其次，犹太人在基督徒的世界里一直被看做是异教徒，而金钱是唯一不带有异端色彩的东西，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打交道的重要媒介。再次，金钱也是犹太人之间彼此救助的最佳方式。最后，犹太人长期的经商传统也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金钱，金钱是其事业成功的标志。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金钱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而是“居于生死之间。在他们的生活中，钱处于中心地位。钱并没有受到崇拜，但犹太人认为，钱之于他们的肉体存在，犹如一个上帝之于他们的精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犹太人那里，钱具有一致存在的现实性，因为钱使他们在异己者的眼中有了实在的性质”。^[20]“生存需要金钱”的法则导致了犹太人对金钱特殊的崇拜。

然而，在犹太文化传统中，《希伯来圣经》将财富

看作上帝恩宠的标志。上帝让那些他钟爱的人富有，如亚伯拉罕、以撒、所罗门以及约伯。财富是上帝对义人的祝福(《箴言》10: 22; 22: 4)。财富确保了独立性，并意味着一种完满、幸福的生活(《箴言》10: 15; 14: 20)。但是，财富有它的危险性。在富有中保持虔诚很难，因为舒适的生活会遮蔽心灵(《申命记》31: 20; 《箴言》30: 7—9)，也会令人忘却伴随着财富而来的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作为普通义务的救济与施舍。犹太道德认为行善与施舍要比对金钱的占有和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艾德勒医生对威尔赫姆的态度表明他缺乏同情心和怜悯之情，这其实是一种善的缺乏。

艾德勒医生与威尔赫姆发生道德冲突的结果是个人利益战胜了亲情，威尔赫姆同亚当一样因忤逆父亲/上帝而被赶出了伊甸乐园。“伊甸乐园”在这里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尽管威尔赫姆认为自己要比崇拜金钱的父亲在道德上更为高尚，可事实是同化于美国社会的艾德勒医生继续享受在乐园中的幸福生活，而具有传统犹太道德意识的威尔赫姆则被驱逐出去。小说由此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

参考文献：

- [1] Robert R. Dutton. Saul Bellow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1: 88-90.
- [2] Saul Bellow. *Seize the Day*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6: 33-35.
- [3] Wirth-Nesher, Hnan. "Who's he when he's at home?":Saul Bellow's Translations." [C]/Michael p. Kramer. *New Essays on Seize the Da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
- [4] L. H. Goldman. *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M]. New York: Irvington, 1983.
- [5] 欧文·豪. 父辈的世界[M]. 王海良, 赵立行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220.
- [6] 阿巴·埃班. 犹太史[M]. 阎瑞松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28.
- [7] 萨姆瓦. 跨文化传播[M]. 陈南, 龚光明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8]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33.
- [9] 王锦珊. 美国社会文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42.
- [10] 马库斯. 美国犹太人, 1585-1990年: 一部历史 [M]. 杨波, 宋立宏, 徐娅函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71.
- [11] 弗·斯卡皮蒂. 美国社会问题[M]. 刘泰星, 张世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69.
- [12]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M]. 董果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625.
- [13] 贝娄. 只争朝夕[C]//索尔·贝娄全集. 王誉公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4] 魏道思拉比. 犹太文化之旅[M]. 刘幸枝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科亨. 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M]. 徐新, 张利伟, 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92.
- [16] 黄陵渝. 犹太教与文化[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117-118.
- [17] 弗洛姆. 爱的艺术[M]. 刘福堂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5-36.
- [18] Allen Guttman. *The Jewish Writer in America: Assimilation and the Crisis of Ident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8.
- [19] 阿瑟·科尔曼, 莉比·科尔曼. 父亲: 神话与角色的变换[M]. 刘文成, 王军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108.
- [20] 杰拉尔德·克雷夫茨. 犹太人与钱[M]. 顾骏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7.

“Garden of Eden”: On the moral contradiction in *Seize the Day*

LIU Xiying

(Humanities School,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Garden of Eden” is a symbol of the paradis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was Jews’ paradise. In *Seize the Day*, Dr. Adler is God’s incarnation, and Wilhelm is Adam. Like Adam, Wilhelm had been expelled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as a result of rebelling against his father/God. Dr. Adler is the embodiment of moral individualism. He constantly maintains personal interest-money. The result of the moral conflict is that individual interests overrode affection. The Eden has a profound irony in the novel. While Wilhelm believes he is superior to his father who only worships money in morality, the fact is that the assimilated Dr. Adler continues to enjoy the happy life in the Eden, Wilhelm who cherishes traditional Jewish moral consciousness is expelled. The novel is of strong cri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Garden of Eden”; *Seize the Day*; Dr. Adler; Wilhelm; moral contradiction

[编辑：苏慧]